

基遍設計

艾城初戰失敗的陰影，已經褪去。繼之而來的全勝，振起以色列的銳氣，到底還有餘勇可沽！也許，稍多些。過分的自信，並不是好事。只有信靠神，永不會過多。這是以色列渡過約但河後，首次獲勝的戰役。開過慶祝感恩會，各人心裏仍然洋溢着喜悅。他們知道，得勝是由於神的同在；但總是有些自己得意，互相訴說戰場的表現，稱為“見證”，不免加上些誇張。當然，見證自己並沒有法律效力；卻也可以消除寂寞，鼓舞士氣。

迦南地各城邦，聽到以色列人來了。耶和華的同在，在各族居民心上，都蒙上了恐怖的陰影。耶利哥那麼有名的古老文化名城，竟然不堪一擊！約但河西山地，平原，到地中海的諸王，商議組織聯軍，抗擊入侵的軍隊。說來容易，實施困難。他們各有自己的打算，戰爭是危險的事，怎個聯法？世代安居，為安全第一，才是合理。大多數城邦都猶豫不定，覺得下一個未必會臨到我，沒有具體行動。其中也有的自行採別的路線。

在吉甲的以色列營。約書亞坐在帳中。人來報告說，有遠方國家的使者，求見主帥。

來人哪像是啥“使者”！當然，沒有人想望這八個人真如外交使節團，身穿禮服，捧國書；不過，這些人可太不像樣子了，簡直是一群叫花子；站在幾匹更是像瘦狗的驢旁邊，衣服襤褸，疲憊，憔悴，看着就覺得可憐。來人說，長途跋涉，乾糧已經快吃完了，好不容易來到這裏！打開破舊的口袋給他們看，只剩幾塊碎餅，已開始發霉。裝酒的羊皮袋，是用來合路邊溪水飲用的，裏面只存有少許不潔的水。

不過，這幾個人可懂外交辭令，從見面，就開口不停稱讚以色列人，從頭到腳一看你們的人民，精神飽滿，臉潤體肥！腳上的鞋都沒有破；軍容更是嚴整，在英明睿智的領袖引導下，自然所向無敵。有耶和華賜福，到底是與眾不同，天底下，地面上，再找不到第二群！稱讚的話可真多，說個不完。以色列的領袖們，聽好話不免陶醉。最後，使者才表明來意，是願意投降歸順，希望保留性命。

約書亞和以色列的領袖們，聽見他們講的不是埃及腔的希伯來話，自然“意迪識”(Yiddish)還未流行，是可以聽得懂的迦南亞蘭話。問是哪裏來的。回答是：遠方，極遠的地方！再就顧左右而言鞋，走遠路可真艱難，鞋都穿得破成這樣子。對不起，不成體統！

那時的統帥，雖然沒有地圖，普通的地理常識還是有的。雙方有偌長的時間交談，竟然來不及問他們的家鄉地名——更該分別詢問才是；就答應了訂立和約。這是合於耶和華規定的：可與“離你甚遠”（申二〇：10-15）的國和平共存，但未禁止查問地名，查問有多遠？連其國何在都不知，或遠過迦勒底和亞蘭，該想到求問耶和華。沒有！

雙方講和了。不知是誰想起，這些人既然能來，不是遠不可及，該派代表回訪。友邦嚮導好像是迷失了回家的路，領以色列人晚起早宿，繞來轉去，終於到了！一希未人四城聯盟，基遍，基法拉，基列耶琳，比錄。希未人居民正是列名當滅的族中。（書九：3-17）巴勒斯坦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，由約但河到地中海，地勢狹窄，竟然走上三天的路程。上當了！後悔已遲。

人民的聲音，後見之明，抱怨首領們，因為失去了獲得戰利品的機會。眾首領知道，凡屬耶和華的子民，指着聖名起了誓，雖然發現自己吃虧，也不許更改；只得對全會眾說：“我們已經指着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向他們起誓，現在我們不能害他們。我們要如此行，容他們活着，免得有忿怒因我們所起的誓，臨到我們身上。”（九：18-20）

於是，三方面達成了協議：以色列人立約起誓，不能夠反悔，就容許基遍等四城邦聯盟的希未人生存；他們作以色列全會眾的奴僕，在神的殿中服務，作劈柴，挑水的勞役。為了生命的安全，基遍等城的人沒有反對的機會。基遍人憑這誓言，得以存活在以色列人中間。到了征服完成，各支派分地為業，基遍地劃歸本雅憫。

約四百年後，以色列的首位君王，是出自本雅憫的掃羅。他找了個藉口，發起熱心，要實行種族整肅，屠殺基遍人，造成血債，沒收土地，以市惠親族的手段，賄買人向他個人效忠（撒下二二：7）。這樣作的結果，怎能不惹動公義信實的神忿怒，咒詛臨到？“最高領袖”掃羅王及時崩逝，大衛王朝期間，在以色列地發生饑荒。大衛向神求問，得指示是掃羅違背當初的誓言，殺害基遍人後代的報應。合神心意的大衛王明察，找國中剩下的希未人來，問該如何補償；沒有理由不答應他們的要求，處死掃羅後代七人，懸掛在樹上，清結歷史恩怨。（撒下二一：1-9）“此後，神垂聽國民所求的。”（二一：14）

直到今天，我們也應持守這原則：信守誓約；絕不容忍以任何名義，進行種族整肅的惡行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